

弱势不弱能: SOC 理论视角下农村老年抖音 用户的数字社交与主体适应研究

刘 娜¹, 金一凡^{1*}, 石雪颖²



(1.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2.英国诺丁汉大学文化、媒体和视觉研究系,英国诺丁汉 999020)

摘要 伴随着数字化与老龄化的交织,数字反哺的深入与适老化的基础搭建,老年群体实现了从数字难民到数字弱势群体再到如今的短视频用户、网络主播的转变。在成功老龄化元模型 SOC 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社交生活,发现农村老年群体虽依旧弱势但非弱能,在数字环境下通过选择、优化与补偿找到了适应资源减少与关系流失等结构性困境的方法,并透过数字社交发现了农村老年技术适应、行为适应与文化适应的不同表征。研究突破了 SOC 理论的常规分析视角,融入数字空间挖掘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与主体构建,在技术协同下更好地从老年个体出发提供适老社会搭建的经验性路径。

关键词 农村老年用户; 短视频; 数字社交; 数字适应; 数字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2-0161-11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xb.2025.02.014

中国社会当今面临着数字化与老龄化的双重趋势。据CNNIC第53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农村网民规模达3.26亿人,增速超过城镇网民^[1]。全国有超过78%的乡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约68%的乡村已介于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之间^[2],甚至和全国老龄化数据相比,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3]。

以移动终端为传播形式的智能手机在乡村社会普及,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媒介^[4]。互联网强大的连接性改变了老年人固有的连接方式,通过瓦解和重构老年人的社交圈,造就了老年人的新社交格局^[5]。其中短视频的异军突起,更为农村老人突破其边缘性,实现社会融入提供了可能^[6]。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正在加速融入互联网,短视频下乡背后反映的是老年群体对数字生活的再嵌入^[7]。2024年《农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连接与表达:农村老年人正通过短视频融入社会》的报告,描绘了短视频正在加速成为农村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的助推器。

农村老人接入互联网是多重边缘感交织的结果,农村老人的数字适应既是一种个体行为,同时又是依赖于家庭、社会与国家、制度的复杂行为,加之农村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特点,使其数字适应更加困难,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需要推动老年人跨越鸿沟,适应智能技术。因此,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不断普及适老化设置,吸引大量农村老人加入。当短视频为大量农村老人提供了自我呈现的机会,使其成为数字社交的其中一员时,其中暗含了怎样的数字适应过程?基于此,研究以29位农村老人为例,持续观察他们的短视频使用与社交关系建立,并通过理论驱动编码的方式挖掘农村老年用户的数字适应策略,反思其中存在怎样的适应表征。

收稿日期:2024-02-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丽中国’视阈下乡村影像叙事与话语表达研究”(19YJA860014)。

*为通讯作者。

一、老年群体的新媒介使用与数字适应

当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和媒体形态越来越“新”碰撞之时^[8],一直以来老年群体与新媒介之间的交互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首先从宏观层面上看,如何弥补数字鸿沟成为主要的研究指向,老年群体经历了从数字难民到数字弱势群体的身份转变^[9],逐渐加深的银发数字鸿沟也在同步加深整个社会的数字焦虑^[10]。其次,从微观上看,研究开始反思如何通过数字反哺与技术赋权来缩小数字鸿沟。其中银发网红一度成为研究焦点,围绕媒介赋权、传播实践展开了丰富的研究^[11-12],但研究视角依旧无法摆脱城乡二元对立,社会融入与再社会化一直是有关农村老年用户的研究主题。随着研究开始承认农村老年群体的主体性,短视频正在为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提供新的选择^[13],农村老人在短视频使用过程中的挪用、转化等驯化行为凸显了作为个体的生命体悟^[6]。不可否认的是,农村老人依旧面临着诸如技术沉迷、反哺不足、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等难题^[14]。

随着移动终端的不断下沉,如何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技术,这一话题引发了业界与学界的充分讨论。目前有关老年群体技术适应,研究发现老年人的适应可能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价值冲突和情绪困扰可能会导致老年人诉诸不那么复杂的适应策略^[15],如王萍等发现了老年群体中存在的探索性技术适应与开发性技术适应^[16],娄策群等从概念与结构入手,剖析了老年人数字信息生态适应能力,将其划分为数字信息本体适应能力、数字信息技术适应能力、数字信息制度适应能力和数字信息场景适应能力四个构面,并分析了各构面及其要素的重要性差异^[17]。并且在代际支持与数字适老化的建设背景下,老年用户的技术适应也有了更强的支撑与依靠。

由此观之,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是一个包含多种复杂因素的缓慢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逐步成为老年群体适应数字社会的重要渠道^[18],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一种支持“可扩展社会性”的技术^[19],这意味着短视频的“低门槛”,让乡村老人找到情感倾泻的机会,老年线上社群由此成为可能。西方研究已经证明了老年群体使用社交媒体在缓解孤独感、增加社会资本、获取社会支持上的显著作用^[20-21]。社交媒体逐步成为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生存的必要工具,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通过社交媒体达成的“缺场社交”,可以增强老年人与同辈群体的沟通黏性,以及代际间的亲密感^[22]。一方面,积极的社会关系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可以产生各种资源,如亲密、信任、互惠、社会支持等^[23]。另一方面抖音社交逐渐成为当下乡村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农村老人在抖音中获得了虚拟陪伴,并伴有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复苏^[23],作为数字化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24],数字社交为重新剖析农村老人的数字适应提供了重要契机。

目前围绕农村老年群体的媒介实践研究开始展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尽管学界已经针对其媒介使用行为与影响展开了分析,但依旧存有未尽之处,一方面针对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过程关注不足,倘若一直秉持着老年传播研究中的“可怜人”倾向,则会让研究一直处于静态,忽视了不同老年人之间存在的生活节奏、地域文化区别,简化了其内部差异^[25]。另一方面,农村老人如何调适自身多重弱势与技术可供之间的关系,依旧无法解释清楚。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交这一微小切口,关注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使用过程中的数字适应策略,来反思被忽视的老年主体性。

二、SOC 理论的原理与适用性

德国心理学家巴尔特斯在1990年提出经典的老龄化模型——选择补偿的最优化元模型(SOC-selection、optimization、compensation),它是一个成功的老龄化模型,关注个体如何应对日常挑战和与衰老相关的变化,例如当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降低或储备能力降低时,个体会选择最大化收益并减少损失^[26]。

该模型对于正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老年个体是有用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能力,譬如智慧、经验,来调整自己的目标^[27]。其中,“选择”指的是老年人如何根据其社会环境中的机会选择

自己喜欢的情境。换句话说,衰老的个体具备一定主体意识,会通过个人调节来获取资源并予以储备,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28]。优化指的是老年人维持或扩大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通过花费时间、金钱与资源来改善现存关系、建立新的关系^[29]。同时,这些行动又会反过来影响和改善、优化老年人的认知和身体机能^[28]。“补偿”指的是老年人如何适应年龄增长、关系剧变带来的冲突和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负担,其中包括社会孤立、健康恶化与亲人逝去等。在种种冲击下老年人通常会有效利用身边资源以应对衰老,数字技术在这里可以很好地帮助老年人获得情感补偿和关系增值。

传统背景下的老年群体可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数字化不仅带来了活动场景的增多,更丰富了可利用的媒介资源。在短视频被广泛使用的背景下,他们可以与更广泛的人群建立联系。不仅如此,该理论具有十分明确的关系向度,无论是选择、优化还是补偿都指向了明确的——“建立、维护更有意义的关系”。Rohr等使用SOC理论来回答老年人如何利用社会关系的积极影响来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挑战^[28]。这与本研究期望探究的数字社交不谋而合,即便社会背景下的技术可以帮助个体通过SOC实现成功的老龄化^[28],但在全新的数字社交背景下,老年个体如何通过改变自我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进一步成为了全新的研究关切。通过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认知这一理论,尤其是在日益数字化的乡村,一方面本研究将在理论视角下观察农村老年群体的选择、优化与补偿,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弥补该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空白。研究将目光聚焦于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试图发现中国转型期背景下农村老年群体的技术实践表征。

三、研究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定义,老年人在此被定义为60岁及以上的群体。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法,研究对象为长期生活在农村、年龄超过60岁且日均使用抖音时间不少于30分钟的农村短视频用户,这类老年用户同时伴随有发布、转发、评论等社交行为。选择此群体是因为观看行为难以展现老年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关系网络拓展,主动社交凸显了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动机。

本研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参与式观察,首先选择位于湖北省西南部JS县的L村作为调研地点,2022年10—12月,研究在此进行了预调研,仔细观察了当地老人的短视频使用,获取了8位意向明确的受访者。2023年1—4月,继续回访并通过推荐获得了9位新受访者。2024年1—6月,进入湖北H村调研,获得12位符合条件的受访对象。两个村落位于鄂西,均已步入老龄化阶段,拥有大量老年短视频用户。H村现有2043名居民,其中1500余人使用抖音,超过50位留守老年妇女利用抖音橱窗开设了店铺,部分老人成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L村现有4100名居民,2000余人使用抖音。L村因地理位置上靠近县城,超过500名老人都加入了县城的老年大学,深度学习了抖音等软件操作,这两个村庄都包含了大量深度使用抖音短视频的老年群体,因此具备一定的田野可操作性。

通过在抖音平台的继续搜集最终选择了29位老年短视频用户,作为访谈和观察对象(表1),其中女性15位(文中W1—W15),男性14位(文中M1—M14),年龄在60~75岁。这29位用户均来自上述两个村庄,且满足了深度使用的标准,即使用行为不只是浏览,更包括其他使用行为(如拍摄、剪辑、转发等),且拥有稳定的关系网络与持续的创作动力。访谈内容包括农村老年群体的入网动机、短视频使用情况,尤其是其社交状况,同时包括其使用过程中的困难与关系感知、主体感知。考虑到部分老人的文化水平有限,访谈以半结构化的形式展开,允许老年群体使用方言,兼顾老年群体的个体意愿与承受能力,将时间尽量控制在1小时以内,对积极性较高的老人进行二次回访。最终,在访谈到第29位老人时,再无新的类属出现,最终形成了近8万字的经验材料。

在研究数据分析上,在SOC理论元模型的支撑下进行编码,但同时在不完全依赖现有理论的情况下,允许一定程度的理论敏感性,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利用现有的理论知识来帮助识别和理解数据中的现象,此过程更接近于定性研究中的理论驱动编码。首先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词、逐句地

分析,逐层进行编码分析,在初步编码阶段,对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标记出所有显著的概念和类别。然后进行轴向编码,这是将开放编码中发现的概念联系起来,形成更抽象的类别和子类别,在这个阶段开始将数据与理论联系起来。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这是对核心类别进行编码,开始构建围绕SOC理论的综合理论框架,将所有主要的数据关联到这个核心类别上。在整个编码的过程中保持理论的敏感性,避免让理论完全主导数据的解释,并在编码前预留了3份访谈文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经由编码与检验,最终形成了“选择数字社交”“优化数字技能”与“补偿生活缺失”三个主范畴,其中“选择数字社交”是基于社会环境变迁、基于个人诉求、基于个人动能做出的协商结果,“优化数字技能”强调了老年群体在内外之间建立了怎样的技术优化机制,“补偿生活缺失”关注了农村老年群体如何运用已拥有的媒介资源补偿生活中关系、情感的流失。

四、适应策略:农村老年短视频用户的适应动机与行为策略

经由理论驱动编码的结果表明,农村老年群体在抖音社交中彰显出的能动适应策略包括选择、优化、补偿,准入互联网与加入抖音社交的选择是基于个人诉求、个人动能以及社会环境做出的理性协商结果,进一步萌生了建立新关系的媒介诉求。而进一步优化社交体验与技术能力的需求,使其建立了家庭反哺、组织互哺、媒介自哺的优化机制,最终在与技术互动之间构建了情感代偿与关系补偿机制(表2)。

表2 基于理论驱动的编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内涵
选择数字社交	基于社会环境变迁	农村的技术与文化环境变迁引发的行为选择
	基于个人诉求	农村老人自身的情感需求、交往需求引发的行为选择
	基于个人动能	根据个人适应、素养与认知水平等做出的最优选择
优化数字技能	家庭反哺机制	利用家庭内的关系资源、代际支持优化自我数字技能
	组织互哺机制	在农村自组织或社区、政府组织间建立一种互惠的技术支持
	媒介自哺机制	在技术可供与自我之间挖掘可用的平台功能,从而优化自我技术使用能力
补偿生活缺失	关系补偿	通过使用短视频来适应关系流动,建立虚拟熟人共同体
	情感代偿	通过使用短视频来适应亲代的缺场,并在社会资本的获取间补偿情感空洞

1. 选择数字社交:准入网络空间的内外协商

农村老人主动接入互联网是数字代沟的隔阂感、家庭处境的边缘感、社交关系的距离感等隐秘情绪的外在表露^[6]。一直以来,智能手机“下乡”推动着农村老人开始触网、用网,但其接入互联网,使用短视频的诉求并不仅仅是外部因素的刺激,更有基于内部需求、个人动能的综合选择。

首先是基于社会环境变迁的主动性选择,使用短视频勾连流失的人际关系,成为老年群体建立身份认同、处理社会边缘感知的最优选择。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内部的信息网络、技术政务逐渐成型,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都构成了乡村数字转型的重要背景。同时,长期生长于差序格局之下的农村老人,也面临着家庭内的权利转移,家庭外的认同消散,如何进入新的公共空间,设立新的社会身份成为乡村老人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

选择一部智能手机并通过短视频嵌入乡村熟人网络,这是许多农村老人主动选择的解决方式。一方面,低生产门槛、直接快速的情感唤起、社会资本的转化等特征促使短视频飞入寻常百姓

表1 受访人员信息表

类目	数量	占比/%
性别		
女性	15	51.7
男性	14	48.3
年龄		
60~69	21	72.4
70岁及以上	8	27.6
使用抖音时间/日		
1~2小时	12	41.3
超过2小时	17	58.7
文化程度		
半文盲	5	17.2
小学	22	75.9
初中	2	6.9

家^[30],纷繁复杂的信息触手可及,这大大降低了老年群体与社会的脱域感,也更进一步成为代际关系修复的关键。“现在都不看电视了,大家都刷抖音,打开就可以看新闻,有时候还会把看到的转发给家人”(W3,20230304)。另一方面,短视频中嵌入的社交机制、互动模式能够快速复制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例如抖音内嵌的通讯录关联、熟人推荐机制,让农村老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熟人之间的虚拟联结。因此使用短视频开展社会交往,既是对于社会环境变迁的主动选择,也是农村老人面对技术变迁的主动尝试,饱含了关系修复的自我期许。

其次是基于个人诉求的能动选择,使用短视频展开社会交往成为农村老人建构主体性的一种尝试。实际上,长期以来农村老人的个体诉求通常被局限在物质层面,这与当下乡村文化秩序消散息息相关。伴随着村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农村老年群体拥有了更多精神诉求。一是个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诉求。现代性契约关系正在逐渐消解乡土人情,乡村的情感互动也随人口流动而变得枯竭。农村老人普遍渴望与家人保持联系,也渴望与同村重建新的联结。也就是说当未来时间被认为是有无限之时,老年人会优先考虑亲密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遥远的社会关系,以提高幸福感^[31]。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短视频社交融合了现实人情网络、虚拟陌生关系,并嵌入了具身性的交流图示,能够极大程度上满足农村老人的亲密需求。“我和我女儿都在抖音上聊天,我看到什么会发给她,我发了作品她也会来给我点赞,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了!”(W5,20230506)。

二是建立可见性的渴望,也即在自娱自乐中开始拥有对个体内在表达的诉求^[4]。相较于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选择使用抖音社交的农村老人普遍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和身份认知,“我们农村人,就爱拍拍抖音,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活着还是有点意义的!”(M4,20231211),此外,与农民的弱势身份相贴合,短视频的可见性机制缔造了草根展演的舞台,使其拥有了发泄内心情绪的机会。伴随着“农民苦,农民累”的背景音乐,W12发出了一封“交友邀请”,表达了在经历农作物受灾后寻求共鸣的呼声。总体而言,选择抖音社交,契合了农村老人日渐浮现的关系诉求、亲密渴望与被看见的欲望,是一种交杂着感性与理性的综合考量。

最后,基于个人动能的保守选择,抖音社交是农村老年群体在自我衡量后的认知结果。在增龄的过程中,认知与适应能力的下降。短视频因其轻便和易用性,有望成为海德格尔所言的“上手的锤子”,嵌入老年群体的生活,成为他们认知世界和拓展关系的新工具。上下滑动即可切换节目,点击屏幕即可一键赞赏,短视频极大减轻了老年初入数字世界的认知负荷,是其数字社交的理想选择。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费力地搜集信息,算法机制使其内容上的兴趣贴合毫不费力,形成平台技术可供性与老年群体选择之间的良性生态平衡。

2. 优化数字技能:农村老年数字支持网络的自建与他助

准入互联网与加入数字社交的选择,激发了农村老年群体想要进一步探索未知领域的潜力,主要集中表现在其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优化个人技术能力,维护社会关系。优化更强调个人对资源分配和加工,从而增强适应性。不同的是,农村老人普遍面临着资源枯竭的社会现实,但中国乡村社会是与国家、制度、资本、技术等紧密勾连的整体性社会,因此农村老年群体的优化路径更多是依靠外部机制的干预,从而建立起家庭反哺、组织互哺、媒介自哺三种优化机制。

家庭反哺的优化机制为农村老人实现技术入门提供了启发式的干预。一方面,农村老人会主动调整其内部资源,将权威让位于后辈,从而方便获取更多有关短视频的使用技能。例如M5(20231220)提到:“我想把抖音玩好,但这个是年轻人的东西,老了就要服老,所以经常等到孙子有空的时候啊,让他教教我”,另一方面,农村老人学习短视频的主要途径,包括从入场到熟悉的整个过程都依然依附于家庭中的亲密关系。农村老人使用抖音本就是得到家庭应许的社会行为,当抖音日渐成为中国农村地区的重要娱乐平台后,家庭中的子代、孙代均表示出帮助农村老年群体主动提升数字技能的意愿。“我们家里每个人都用抖音,大家互相关注了,他们会邀请我加入合拍,教我怎么私信、建群”(M12,20240605),由此观之,家庭内的兴趣联结点让抖音成为重要的反哺平台,也同时刺激了老年群体的内部资源优化。

组织互哺通常涉及农村老年群体组建的自组织,也涵盖了村委会、电商中心等辅助老年群体提升数字技能的社会组织,组织优化机制依旧建立在个人内部资源的调整下,强烈的学习需求进一步拉动村庄内部组织的资源互哺,其中首先出现的是趣缘驱动下的老年自组织。老年群体高度相似的审美取向吸引了乡村熟人之间的虚拟互动,而这也进一步成为组建线下共同体的关键要素。例如H村的村委会大院成为老年群体交流短视频的重要地点,在组织间老年群体就如何加入定位、编辑文案、搜索音乐等相互交流,组织内较年轻的老人往往成为技术领袖,以一种互哺的方式搭建起技术学习的老年自组织。

此外,乡村振兴背景下,部分社会横向组织将老年群体视为重要的扶持对象,这一外在社会组织进一步优化了老年群体的技术素养与能力水平。农村老人通过积极参与地方社区组织的数字培训以优化个人技能。“我们村委每年都让返乡大学生教我们用手机,我们啊,最喜欢短视频,所以哪怕我那天约了打牌,我也会去听一下”(W8,20230125)。如在调研的两个村落中,L村对当地年轻老人开展了短视频培训,尤其针对拥有粉丝基数、具有呈现诉求的老年群体。再如H村创立了村级电商中心,联合政府机构创立了农村老人数字技能提升计划,经由社会组织拉动的老年资源优化,进一步反作用于当地文化生态的构建,逐渐建立起全民共享数字红利的乡村风貌。

媒介自哺机制的建立,是农村老年群体自主挖掘技术可供性的一种尝试,并在不断地试错中找到游刃有余的使用模式,增强自身的技术适应。抖音短视频为老年人提供了诸如点赞、关注、评论、一键拍摄等社交可供性之外,还积极响应了国家有关适老化建设的诉求,在平台内嵌入了无障碍功能,以供老年群体、残障群体拥有更好的数字体验。一些老年用户通过图形的相似性辨别出部分功能的符号含义,例如通过对“话筒”的符号想象和行为上的尝试,很快便知悉如何使用语音转化文字,进而实现自我表达。老年群体在符号想象与尝试间建立起的技术自我哺育,深度诠释了技术适老的美好愿景在于激发老年个体的自我探索欲望,最终,在内需与外力的双重赋能下完成数字素养的提升。

3. 补偿生活缺失:农村老年群体生活的再社会化

短视频为老年人建构了一种数字机制,用于补偿关系与情感的流失与削弱。补偿的发生建立在选择与优化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选择、优化,老年个体才能得以激发对于各类资源流失的补偿,其中通过对关系、情感的补偿,农村老年群体获得了情感结构的再社会化。

(1)关系补偿:在互惠中寻求“熟人共同体”再造。生长在“理想失落”年代的农村老年群体,向来视关系网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彰显,将对“礼”“礼节”的重视视为一种文化生活的典型与规范。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乡村为界域的熟人社会逐步改变乃至瓦解^[32],老年群体开始通过数字礼物流动弥补熟人关系的流失。

数字空间内的礼物是一种去物质化的存在,呈现出虚拟物态的流动。首先,点赞体现了人们积极调用各种资源,“集体性”地“再语境化”某个特定的在线互动符号^[33]。点赞给予了老年群体一种低成本、低语境化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虚拟礼物符号广泛流通于老年用户之间。此外,评论中虚拟化的玫瑰、大拇指、表情包成为一种虚拟礼物,在发出交友信号和互惠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短视频作为新型社交场域,农村老年用户作为节点化的个体,解构着现实人情礼仪与制度文化,重构了一种非制度化的网络仪式。

短视频所构建的一套表达性送礼更偏重非仪式化的关系维护,打破了熟人的地理边界,塑造了互联网中熟悉的陌生人,老年用户在关系赋权的强大力量下拓展社交范围,“人生大事”的参与受众扩展到每一位被推送的老年用户。“每次看到抖音上的好友家里儿子结了婚、生了孩子,家里女儿上了大学,或者盖了新房,我都忍不住点个赞,评论一句”(W14,20230410)。恰恰是“凑个热闹”的围观动机,让许多老年用户依旧保留了在红白喜事等仪式化庆典中“随礼”的习惯,短视频构筑的流动空间去除了地理空间的束缚和身体表达的局限,将“随礼”这一行为囊括在点赞、评论、转发等文化符号当中。不仅如此,抖音强大的关系连接功能,让衰弱的关系重新被数字礼物激活,完成虚拟与现实空

间的情感双向连接,互动同构。

礼仪也会同时建构起一种交往共识,农村老人在短视频中建构了一种“尽力支持”“不欠人情”的交往共识,在这里,虚拟礼物被赋予了更多工具性的意义,是一种为了自身私人恩惠而构建的文化模式,一种补偿私人关系的尝试。移动应用的发明带来了关于现代亲密关系的“数字革命”^[34]。虽然高度的流动性打破了熟人社会惯有的边界,但农村老人将一套习得的地方经验与数字空间串联,在短视频所构筑的社交场域内进行“熟人共同体”的重构与再造,适当补偿了关系的松散、熟人的流失。

(2)情感代偿:云端聚合实现情感连接。一直以来,情感被视为社会结构、文化的产物^[35],媒介被视为“情感流通的渠道与形塑情感的社会空间,媒介环境的改变深刻影响着当下社会的情感文化”^[36]。如何有效地利用身边的资源填充个人情感的需求,农村老人从过往依赖身体的团聚转变为拥有随时的中介化陪伴。通过中介化的情感陪伴,农村老年群体得以有效利用丰富的媒介资源补偿日渐空洞的情感,体现为代际情感交流与社会资本的获取。

首先抖音平台内部嵌入的社交机制,延伸出了多种互动功能,这进一步发展为重要的家庭支持系统。借助短视频内嵌入的点赞、评论与私信功能,子代可以随时在场回应,实现了中介化情感陪伴。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家庭内部的点赞、鼓励化作一股重要的情感势能,逐渐唤醒农村老年群体的内部主体性。在短视频生成的文化符码中,农村老人捕捉的社会应许,反作用于农村老人的自我认知^[6]。抖音平台既实现了子代虚拟在场的陪伴,又通过符号意义的视觉性传达刺激了情感的迭代性传播,积极使用抖音社交的农村老人,在高度流动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弥补家庭情感空洞的数字方案。

其次在虚拟社群中,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也成为了重要的情感代偿工具。在媒介的使用过程中,农村老年群体通过分享日常生活、展现乡村文化,其获取的关注本身就是另一种社会资本。相对而言,农村老年群体在短视频内往往作为边缘用户。但随着不断有相似的话题聚合,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形似的老年视频风格,这类风格大多以高饱和的滤镜、炫目的特效与民族音乐组合,并伴有礼尚往来的生活习惯嵌入,在彼此积极的互动中形成了延展社会关系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不仅如此,虚拟短视频社群中形成了相互勉励的老年认同,以一种技术自信打破社会偏见,依靠短视频内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填补现实家庭支持的匮乏,例如“我们老年人拍视频,就是哄自己高兴,不是哄你开心的,不喜欢可以滑走……”的背景音乐下积聚了许多农村老人加入合拍,“玩抖音”中和谐共处的同伴关系,逐渐形成了持续稳定的情感代偿。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在弥合代际鸿沟、建立情感联结与社会资本的过程中,老年群体充分调和了现实孤独与情感内需之间的矛盾,其间的张力彰显了技术中介之于情感修复的关系力量。但短视频的虚拟中介性,使得农村老年群体,尤其是空巢老人的关系补偿与情感代偿变得流动、易变与脆弱。随着这一情感的交往对象被扩大至同辈、后辈乃至陌生的他人,农村老年用户能够充分利用短视频获得持续的情感补给。

五、适应数字交往:农村老年用户的数字适应表征

数字社交适应强调人们在社会网络环境中,通过持续互动获得数字世界所需的技能,它提供了一个分析“大局”的机会,即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角色、关系、社交网络和个人互动如何共同塑造数字能力^[37]。数字社交只是数字适应的一个切面,基于数字社交与社会生活的处处勾连,对农村老年群体数字适应的判断可从技术适应、行为适应、文化适应三个角度切入,观察其中存在怎样的行为表征,又体现出怎样的适应韧性。

1. 技术适应

技术适应不仅强调老年群体对于智能手机本身的适应,更强调其本身对于数字技术的接受、应用能力。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适应中,已有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存在的不同适应模式,其中探索性技

术适应强调老年用户主动尝试未知的技术事物,而开发性技术适应则指向老年用户将其运用到自我生活中的能力^[16]。显然,从入场到使用再到运用的整个过程,农村老年群体本身的身份特性、生活背景与文化素养决定了其技术适应的偏向性。

其一,在探索性技术适应中,农村老年群体体现出浓厚的依附性。这与农村老年群体本身弱势特征息息相关。难以跨越的文化鸿沟使其技术的接受异常困难,但随着“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被界定为兼顾代际正义的空间正义事业”^[38],农村老人能够依附于内外因素,逐渐适应复杂的数字世界,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的搭建,宏观的制度向善,中观层面的技术向善,以及微观层面个人的能动诉求、家庭反哺。个人基于社会环境变迁、个人媒介诉求与能力水平作出了加入数字社交的能动选择,并依托于家庭反哺、组织互哺与媒介自哺的三重优化机制,构建了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探索性技术适应,即在国家、制度与社会、家庭的多向刺激下,老年群体萌生出使用短视频的想法,并在逐渐使用的过程中探索出自我适应模式,“不会打字,我就搞语音输入,怕被骗,我就只和熟人打交道”(W8, 20230304)。在技术应用层面上,数字社交软件的熟练使用进一步拓展了老年群体的技术适应性,“我抖音玩会了,像其他全民k歌啊,怎么注册啊,怎么换头像啊,我都会了”(M9, 20230411)。即使“玩”抖音已经融入许多农村老年群体的技术认知中,但其技术认知的建立依旧需要牢牢依附于外部环境的完善。

其二,在开发性技术适应中,农村老人的技术适应呈现出浅层次、机械式的特征。个人情感因素深刻影响着老年群体的开发性技术适应^[16]。农村老人高度依赖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也习惯于使用乡土人情处理社会关系。所以数字技术只有高度贴合乡村环境,才有利于嵌入农村老人的生活世界。显然,短视频作为一种情动媒介,其内含的情感属性可以快速勾连农村老人的社会生活,其娱乐性属性可以有效补偿老年群体的关系流失与情感真空。实际上,农村老人的开发性技术适应过程就是短视频如何被驯化的过程,农村老年用户的短视频使用表现在浅层次的内容模仿与机械式交流,更多将短视频社交视为填补空虚的替代性媒介,并没有勾连更深层次的公共生活。但无论如何,农村老人通过抖音创造出的关系延展与社会资本,都充分诠释了农村老年群体如何将技术中介挪用至日常生活,并创造出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2. 行为适应

行为适应是指个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或采取特定策略,以适应新的情境。在这里,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行为适应主要表现在数字社交,对于其他数字行为(如网络支付、在线学习、数字办公)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农村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下,短视频主要被用于娱乐、消遣。但在选择——优化的互构中,农村老年用户不断调试着自我行为图示与技术认知,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社交的环境和要求。老年群体将现实社交的经验灵活运用于虚拟场景中,并可以通过短视频满足自己生产与生活等社会参与的需要^[39]。一方面行为适应表现在农村老年群体于选择、优化与补偿之间找到了怡然自得的老年状态,“以前总觉得自己老了没意思,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抖音挺好的,老了就要拍抖音”(W12, 20240409)。另一方面行为适应表现在短视频为农村老人带来了关系联结的希望,短视频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媒介,更成为了农村老人重建亲情圈层、再造在地圈层的重要资源,使其不断获得新的自我认知,并为代际情感和亲密关系的形成提供现实与虚拟融合的互动模式,实现双重空间下的社会资本增值。显然,数字社交正在成为一种快速适应数字世界的行为模式。

不仅如此,通过抖音打造的老年共同体,成为再建农村老年文化社区的积极尝试。在调研中,由于线下聚集更易带来经验的扩散,数字行为适应与既有的文化认知、社会经验、群体习惯产生了勾连,老年女性出现了明显的性别赶超特征。这得益于老年女性丰富的在地化经验,L村与H村中有多个广场舞大队,打莲湘是一种民俗舞蹈,填补了许多农村老年女性的业余生活。老年女性将打莲湘作为连接虚拟空间与现实经验的窗口,在短视频中创造了新的文化表达形式,数字适应与现实活动呈现出互补的关系图示。

3. 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强调对于抖音社交中的规范与文化的认知与适应,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一步影响农村老年群体的技术实践。数字社交中农村老年群体的文化适应更多体现在语态建构与网络身份呈现上,显示出一定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数字时代媒体“语态变革”的参照坐标以年轻用户的语态与文化为主^[39]。农村老年群体的文化适应,并非被动接受、认可、迎合青年文化,转而寻求怀旧符号的共情机制,通过乡土记忆营造情感氛围,依托算法聚拢相似趣缘用户,合力打造了抖音老年文化社区。

在互联网加速乡村数字转型的过渡期,可以说,乡村内的家长里短、乡土人伦为农村老人的数字展演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农村老人在面临乡土文化失序、关系松散的同时,也开始利用短视频开拓新的文化圈层。这反映了农村老人一种自力更生的文化适应,一种突破边缘的文化力量,以自我创造数字乡土记忆的方式抵牾了他者的污名与误判。不仅如此,农村老年群体规避了复杂的技术与交往规定,转而为抖音社交拟定了不成文的老年社交规则,这一规则充分利用了个人处世经验。总体而言,通过抗衡、协商与博弈,农村老年群体在适宜的文化空间内找到了接入数字社会的友好路径。

六、结 语

本研究通过抖音社交这一切口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在数字适应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在SOC老年学理论的支撑下,挖掘了中国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仍处于弱势,主要体现在难以跨越的文化鸿沟和有限的数字适应性。首先,老年群体主动选择数字社交,除了能动协商与诉求博弈,也暗含了被动的妥协,尤其是当面对日益数字化的生活。其次,技术学习需求下的多种反哺、互哺与自哺机制的建立,反映了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包容性与主动性,农村老人的技术学习更多依赖他人与组织,这对未来的技术下乡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重要的是,农村老年群体在数字适应呈现出依附性,主要在自我能力范围内进行选择、优化、补偿,表现为内容创造上的机械重复和技术体验上的浅层参与。

然而,农村老年群体并非弱能,在选择、优化、补偿的过程中,逐渐挖掘出突破边缘的主体性,农村老年群体开始适应数字社交,开拓新的关系网络,创造鲜明的老年特色文化。数字社交为重新看到农村老年群体的主体性提供了机遇,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老年群体的固有弱势与不容忽视的主体能动,之间的张力凸显了数字媒介嵌入老年日常生活,实现再社会化的巨大潜力。

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建立在自我行动与他人支撑的交叉模式中,即想让老年群体真正融入数字世界中来,离不开子女的协助、社区的辅助以及技术平台的人性化改造。从家庭的微观领域到宏观的基础建构,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将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未来,应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功能特性,挖掘老年群体的数字使用潜力,加速构建家庭与社区的数字反哺机制,通过多方协同努力,共同推动全领域的老年数字适应。具体而言:一是应高度重视数字社交这一具有显著社会属性的活动,将其作为推动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基层政府应主动引导和支持农村老年群体积极接触网络,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数字适老和助老的实践中。二是数字平台应通过优化功能设计,例如开发老年社交圈等基础功能,进一步激活下沉市场,推动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三是从农村老年群体的自发适应实践中可以窥见广阔的潜力,这为技术公共性的反思提供了重要启示——数字适老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老年群体个体的技术使用意愿。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的适老化改造与普及,优化功能设计和使用体验,以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数字需求,实现其数字权益的全面保障。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4-03-22] (2024-5-25).<https://www.cnnic.cn/n4/2024/0322/c88-10964.html>.

- [2] 魏后凯,杜志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 [3] 魏后凯.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4] 李红艳,冉学平,唐薇,等.农民短视频使用中的可见性探析——基于山西省山区村落的实地调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6(3):113-122.
- [5] 杜鹏,汪斌.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J].人口研究,2020,44(4):3-17.
- [6] 晏青,李宁馨.联结、驯化与社会应许:农村老人短视频使用与社会融入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75(6):26-36.
- [7] 何志武,董红兵.短视频“下乡”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重构——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3):14-23.
- [8] 周裕琼.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5,(12):53-56.
- [9] 周裕琼.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7):66-86,127-128.
- [10] 刘海明,马晓晴.断裂与弥合:“银发数字鸿沟”与人本主义伦理建构[J].新闻爱好者,2021,(3):18-22.
- [11] 孙一楠,谭天.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年网红价值与影响分析[J].新闻爱好者,2021(4):28-31.
- [12] 赵隆华,刘俊冉.“银发网红”的传播特点与发展路径构建[J].青年记者,2020(12):48-49.
- [13] 陆杰华,杨茜茜.指尖上的互动:农村老年人短视频使用与社会融入探究——基于遵义市G村和Q村的质性观察[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51-68.
- [14] 朱政德,马爱芳.从移动私藏到本地视联:空巢老人的短视频沉迷问题与纾解路径[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3,25(5):64-72.
- [15] HAGE E, VAN OFFENBEEK M, BOONSTRA A. New rules of engagement: how adaptation to online media changes older adults' social connectednes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20, 25(2): 182-197.
- [16] 王萍,蒋健,曹高辉.老年用户适应智能技术的影响因素——基于微博文本定向内容的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22,39(4):126-139.
- [17] 娄策群,陈汝涵,樊悦,等.老年人数字信息生态适应能力的概念与结构探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4,47(3):81-88.
- [18] 石晋阳,陈刚.社交媒体视域下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问题与反思[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3(6):119-128.
- [19] MILLER D, SINANAN J, WANG X, et al. 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M]. London: UCL press, 2016.
- [20] GIBSON L, MONCUR W, FORBES P, et al. Designi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for older adults[C]//Proceedings of HCI 2010. September 6-10 2010, University of Abertay, Dundee, UK. Swindon: BCS Learning & Development, 2010.
- [21] CHERRY K E, WALKER E J, BROWN J S, et al. Social engagement and health in younger, older, and oldest-old adults in the Louisiana healthy aging study[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013, 32(1): 51-75.
- [22] 石晋阳,陈刚.社交媒体视域下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问题与反思[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3(6):119-128.
- [23] 张淑华,徐婷婷.乡村老年群体的“抖音社交”与“媒介养老”现象——以豫中某乡村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2):129-137.
- [24] 张丽霞,袁丽.数字化生存能力的内涵与结构解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2(1):24-28.
- [25] MATASSI M, BOCZKOWSKI P J, MITCHELSTEIN E. Domesticating whatsapp: family, friends, work, and study in everyday communication[J]. New media & society, 2019, 21(10): 2183-2200.
- [26] BALTES P B, BALTES M 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uccessful aging: 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J]. Successful ag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90, 1(1):1-34.
- [27] WILSON-NASH C, TINSON J.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digital technology paradoxes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older consumers[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2, 38(3-4):248-278.
- [28] ROHR M K, LANG F R. Aging well together—a mini-review[J]. Gerontology, 2009, 55(3):333-343.
- [29] KAMIN S T, LANG F R, KAMBER T, et al. Social contexts of technology use in old age[M]//KWON S. Gerontechnolog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rinciples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and aging.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6:35-56.
- [30] 彭兰.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新闻界,2019(1):34-43.
- [31] HÜLÜR G, MACDONALD B. Rethink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old age: digit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lives of older adult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20, 75(4):554-586.
- [32]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3):61-69.
- [33] ZHU H J, MIAO W S. Should I click the "Like" button for my colleague? Domesticating social media affordance in the workplace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21, 65(5):741-760.
- [34] 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M].董晨宇,唐悦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35] 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13(3):42-48.
- [36] 王清华,郑欣.数字代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J].新闻界,2022(3):37-47,94.
- [37] ZHAO Y, ZHANG T, DASGUPTA R K, et al. Narrowing the age-based digital divide: developing digital capability through social activities[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23, 33(2):268-298.
- [38] 朱政德,胡泳.空间正义视域下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本土进展和局限[J].学习与实践,2023(10):32-41.
- [39] 王敏芝,李怡萱.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1):148-159.

Resilience in Vulnerability: A Study on the Digital Socialization and Subjective Adaptation of Rural Elderly Douyin Us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 Theory

LIU Na, JIN Yifan, SHI Xueying

Abstract With the intertwining of digitalization and aging, and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 feedback alongside the foundational construction of age-friendly environments,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as transitioned from digital refugees to digitally vulnerable groups, and now to short video users and online streamers.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aging metamodel of SOC theory, this study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o explore the short video social lives of rural elderly individual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rural elderly groups remain disadvantaged, they are not devoid of capabiliti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they have found ways to adapt to structural challenges such as resources redu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loss through selection, optimization, and compensation. Additionally, through digital socialization, the study uncovers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of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behavioral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individuals. The study breaks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SOC theory by incorporating digital spaces to explore the media use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t provides an empirical pathway for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socie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grounded in the experience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Key words rural elderly users; short videos; digital socialization; digital adaptation; digital society

(责任编辑:余婷婷)